

N 南腔北调
anqiangbeidiao

不贬低别人

□李伟明

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单位每到年底考评时,有一项内容是同事之间互相打分。他因为人缘不太好,经常被人打低分,为此非常苦恼。马上又要迎来新一轮考评,这一次,他想给所有同事都打低分,而给自己留一个高分。

我听了之后,劝他千万不要这样做。一个人的处境越尴尬,越要保持清醒大度,坚持对别人客观评价,让那些故意与自己过不去的人看看自己的胸襟。别人要怎么评说自己,那是别人的事,我们不能也不必强求。但努力做好自己,却是完全可以把握的。这种事,不妨想开些:只要自己没有那么差,人家故意给一个差评,那又有什么关系?无非是影响评先评优这等“身外事”而已,并没

有太大的损失。而真正的明白人,一眼就看得出这个分数是怎么回事。更何况,这种考评方式本来就未必科学,其结果用来做做参考,提醒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行了,根本没必要太放在心上。

苏东坡曾与好友佛印禅师边品茶边谈论人生、研讨佛法。聊得正开心,苏东坡突然问佛印:“你看我现在像什么?”佛印说:“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哈哈大笑,对佛印说道:“我看你却像一坨牛粪。”佛印也哈哈大笑,并未对此不逊之言进行“反击”。苏东坡心里得意,认为自己在佛印面前赢了一把。事后,却有明智的人告诉他:“佛教最讲究心境,境随心变,相由心生。佛印禅师说你像一尊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而你说佛印禅

师像牛粪,是因为你心中只有牛粪!”苏东坡这才知道,以笑声回报自己的佛印才是真正的赢家。

评价他人的同时,旁人也在悄然评价着你。很多年前,我认识某单位的两名业务骨干。他们成就相当,堪称一时瑜亮。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相互之间心存芥蒂,关系极其微妙,基本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朋友们对此心里有数,私下小聚,邀了甲就肯定不邀乙,请了乙则自然不请甲。二人的工作能力各有所长,难分轩輊,但在为人处事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甲与大家聊起乙,总是一副不屑的神情,而且喜欢揭人之短,故意放大乙的缺点。而乙提到甲,却总是先肯定他的优点,然后才中肯地说起他的短板。二人的格局,高下立判。不



管乙出于什么考虑,他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对头”,这就是境界,就是风格,就值得肯定。而甲一个劲地贬低他人,虽然图了一时口舌之快,但无形中却为自己减分了。

高分未必高尚,低分未必低能。面对各种考核、评价,我们不必唯分唯票。一个人的一贯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对个体来说,即使遭受不公平待遇,也要相信阴雨天虽然影响人的心情,但它们并非生活的主流,从

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来说,晴朗才是天气的主基调。

不管身处何境,评价他人人都应客观、公正、厚道,不要去动那么多心思,想那么多歪招。为了突出自己而故意贬低别人,其实一点也不高明。只要人家自身没硬伤,不管你怎么说,时间都将还他一个公道。旁观者的眼光并不如你想象的那般混沌。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别人的智商,否则变成傻瓜的一定是自己。

Z 哲理小品
helixiaopin

最短的道路

□魏梯香

若干年前,英国《泰晤士报》曾出了一个谜题,公开征求答案,题目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很多人拿着地图研究,试着从地理位置上找答案,结果都落选了。

获奖的答案是:“一个好朋友。”是的,一路上有好友相伴,沿途说说笑笑,很快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

个人走,走得快,但是一群人走,走得远。”的确,没有人软弱到不能帮助别人,也没有人刚强到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人生的旅途上少不了朋友的相伴,可以一起分享快乐、分担痛苦。因为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而分担的痛苦却是一半的痛苦。

花一些工夫,为自己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花一些工夫,努力成为别人的朋友。

初夏胜春
可人天

□崔同凡

榴花吟

满树榴花绽豪情,
欲将初夏都燃红。
昨逢下旬无月夜,
推窗惟觉一庭明。

故园品春

误以故园东风尽,
欣见蔷薇一架春。
花前约客品家酿,
槐香作肴共销魂。

村居漫兴

春阑立夏日渐长,
瓜蔓攀篱翠遮窗。
蛱蝶随香潜入户,
美我高眠无须忙。

河畔留韵

白鹭闲傍牧牛柄,
鸭扭秧歌动作齐。
老来吾学水禽乐,
柳下放钓田园诗。

母亲的纺车

梦里依稀嗡嗡响,
又见老娘一头霜。
不辞永夜摇寒暑,
千丝万缕慈恩长。

母亲的针线筐

春风春晖溢满筐,
一针一线断人肠。
花眼挑灯无限爱,
密密缝进儿女裳。

R 人生百味
enshengbaiwei

母亲的心

□李丹崖

周末,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从外地赶回来,让我开车带他去老家的祖屋。驱车前往,半小时就到了。

打开院门,院子里,黄叶遍地,一架丝瓜已垂垂老矣。老同学伸手去摘,轻轻剥掉丝瓜的老皮,露出丝丝络络的丝瓜瓤,然后,用剪刀一剪两半,把丝瓜籽倒出来,放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内,如获至宝。老同学回来就单单为了这几根老丝瓜?看到我的讶异,他解释说,这段时间母亲一直念叨:不知道老家院子里的那些丝瓜长得怎么样了,如果足够老,剥了皮可以放在茶壶里吸附茶碱,还有丝瓜的清香。再不济,拿它们来

刷碗也是好的……

听了老同学的描述,我依稀想象到一位老人对祖屋院子里那丝瓜藤神往的神情。我对他说,你以为老娘只是念念不忘这几根丝瓜吗?真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她其实是想让你回来看看老家的院落、房子、花花草草、盆盆罐罐怎么样了。你应该打扫一下庭院,拍几张照片或视频,带回去给老娘看。老同学恍然大悟,如是照做。他先用笤帚打扫了庭院,然后,绑了一根竹竿,清理蜘蛛网,又给小树浇了水,连门也擦拭一新,院子里的杂草都收拾一遍后,还把母亲使用过的盆盆罐罐规整

妥当……

老同学带着几根老丝瓜回家了。他后来告诉我:“幸亏当时听了你的话,母亲只是简单看了一眼丝瓜,忙问我,老家的屋子怎么样?院墙没有歪吧?我用过的那些陶盆有没有碎掉……”他拿拍好的照片和视频,让母亲看了一遍,直看到泪眼婆娑。他说,母亲八十多岁了,晕车,要不然,他真想立刻带她回祖屋看看。

很多时候,年迈的母亲总喜欢顾左右而言他,你以为她关心的是一根丝瓜,实际上她关心的可能是那些丝瓜所生长的院子,那里有难以割舍的往日时光。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